

她 时代丛书

周佩红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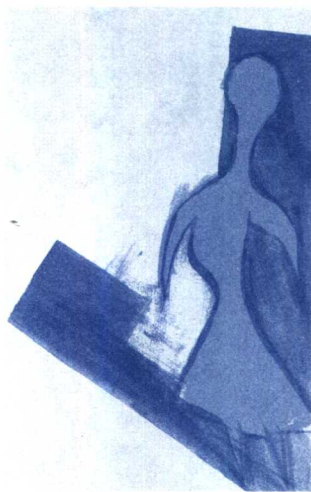
# 陌生人过去现在时



文匯出版社

周海红

陌生人过去现在时



文匯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陌生人过去现在时 / 周佩红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03.3

(她时代 / 朱耀华主编)

ISBN 7-80676-304-X

I. 陌... II. 周...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02473 号

---

## 陌生人过去现在时

著 者 / 周佩红

责任编辑 / 朱耀华

装 帧 / 吴耀明

插 图 / 傅 亮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

( 邮 政 编 码 200002 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 /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

版 次 / 2003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 × 1240 1/32

字 数 / 200 千

印 张 / 9.375

印 数 / 1—7 000

ISBN 7-80676-304-X/1 · 071

定 价 / 19.00 元

## 那些陌生的使者（序）

我常常想起一些陌生人，我是怎么碰到他们，他们怎么走来，像肩负着什么使命一样地，灵光一现，又消失。我常常因这样的想而茫然若失，仿佛我不经意就错过了什么。

我总是太粗心。

越来越经常的，在我脑中有一幅图景出现，它不确定，像黑夜里的雾一样飘忽，又像秘密燃烧的火焰。只有一个人处在画面的中心，四肢蜷缩如新生婴儿。只有这地方微微的亮。夜在四周幽深无边，如一颗没打开的核桃那样安静，是他降生时到达的世界。

这个人慢慢地舒展，想站立起来。他一直在做这样的运动，这样的努力。他想走进这个世界，用他与生俱来的一点点微光照明。他一路上碰到形形色色的陌生人，他们和他一样，有着自己特别的光，有时互相照映，有时做了有趣的交换。世界渐渐地亮了。这景象吸引了我。

我相信自己也是这样走来，从这游移的雾中，受着命运的指使，看上去如同随机，盲目地。陌生人那么多，笑着，沉默着，低眉或高昂着头，身上有难忘的气息。我于是有了用一本书来回味他们的想法。

在这里，我看到相遇和邂逅的故事，或者还有遥遥相望，匆匆一瞥，别人口中的转述。世界，当它的硬核桃似的外壳被敲开一块（多像是开了一扇天窗），露出脑沟一样无规律起伏的一角果肉时，它会变成柔软的花瓣落在我的掌心吗？确定地说，不会的，只是我仍然抱着这样的妄想。

## 陌生人时代的想（又序）

写一本陌生人之书的想法是如此诱惑了我，我不禁在电脑上搜索。陌生人——仅零点几秒钟就蹦出二十多万个结果。王菲漠然地在唱《只爱陌生人》。一个陌生的乐队断然宣称他们是被陌生人分娩出来的，他们在陌生人的眼光中生存，他们每个人额头上都刻着“陌生”二字。哦，他们说的是“我们”。无意间打开一个聊天室，里面一条大字标语说“欢迎，几万人与你共同聊天”。当然，几万个，你从不相识的陌生人。

在我注册的网站，新有了一个“个人聊天站”，拖着红闪闪的HOT。点开它，便来到一个大厅。那里有一种异样的安静，我察看那些紧闭的房间。

房间名令人晕眩，像一本书的书名，像咖啡馆的招牌，像夜总会里灯光幽昧的包房。

我进入一间“蓝色理想”房。蓝色理想，它让我想起老狼的同名歌。

里面有一堆人。都不出声，不动，像一群冬眠的虫子。也许他们正在私聊，在各自的分屏上说悄悄话。

有人到公共屏幕上透气来了。一个向另一个打着招呼，询问，自我介绍。像跳着彬彬有礼的狐步舞，试探地朝对方迈出小心翼翼的一步。

也有迈大步向前闯的，像街头劲舞，或“文革”时期的造反舞。

越来越多的人浮上来。话语充满屏幕。这是海吗？却无“蓝色”，也不见“理想”。我用网名“看”而看。

忽然——

“晶蓝”对“看”说：你好啊

三个方正的蓝字跳到我跟前。“晶蓝”，是谁？男人还是女人？他／她的脸在哪里？

我也不习惯这不带标点的话。它是什么语气？亲切？懒洋洋？阴阳怪气？一个随便打出的喷嚏？

屏上刷刷刷排出晶蓝的话：怎么不说话怎么不说话怎么不说话怎么不说话……一颗头发像钢丝一样炸开的卡通男人头怒目圆睁在其中。

为阻止这句可无限复制下去的话淹没房间，我说：你是一个急性子的小孩吗？

不，我十分十分的成熟，历尽沧桑

我笑了。捂住嘴。这些动作，晶蓝是看不到的。现在这个人更可疑了。他的额头也许像瓷器一样平滑光亮，或者，他根本不懂什么才是成熟，沧桑又会使人怎样地沉静，他只是像唱流行歌曲一样，随口就唱了出来。

仿佛在回答我，晶蓝说：我是一个知识分子

我吃惊。我说：？

晶蓝说：我研究东方文化

我仍说：？

晶蓝说：你到底有多少文化

我说：对不起，我没多少文化，愿向你请教。

晶蓝展示了一个：)——也许那是灿烂的。晶蓝说：我会阴阳五行，会算命

和我预想的全不一样，形势急转而下。他向我查户口似地提问，用一系列没有标点符号的句子，让我想到大街上经常碰到的某些陌生人——他／她用外乡口音和你搭讪，

用一句“你面相非常特别”勾起你的注意力，用“今天我就是不收钱也要给你算这个命”来表示他／她的毅然决然凛然，你不搭理他／她也会跟你走出几十米，直到没任何希望才掉头。可这样的人并不宣称自己是“知识分子”或“成熟人士”。

我兴趣索然。我说：再见。

晶蓝说：你怕了

这更坚定了我的判断。我说：再见。

几秒钟后晶蓝说：886

就像一声口哨，从一张满不在乎的嘴中吹出，毅然决然凛然。他也巴不得离开呢，为一个没多少文化的浅薄乏味的家伙他已浪费了多少时间！

是谁说过的：在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。

我改了网名：“别理我”。这很方便，同时也是种乐趣，我可以隐身其后，像个隐形人似的。我一直就想做这样的人。我回避别人的招呼。我也是一条冬眠的虫子。一条狗。我观看别人笨拙或高超的技术，怎样迂回曲折或直截了当地套出别人的真实身分（这有多么矛盾——在虚拟中求证真实），怎样塑造自己的形象，一个忧郁诗人，一个高雅人士，一个落拓艺术家，一个漂亮宝贝，一个大色狼，一个土匪或豪杰……

我看见晶蓝在向另一人重复他的不带标点符号的“你好啊”和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”，他倒是够坦然的，没用分屏遮住自己。

一个“安迪兔”进来，几个人立刻改名“守株待兔”、“猎人”、“饿狼”围上去……

有人非要理我。这人说：也许我见过你，也许我就是那个白天从你身边走过的陌生人。他名叫“熟悉的陌生人”。他

这句话，是我在这个房间里见到的最有意思的一句话。不过也可能是抄来的。

我游荡着，悠闲而又刺激。在这群忙碌的人中我最可疑，我感觉到了。我在干吗？观摩学习？学怎样给自己松绑，扮演另一个人，发出另一种声音，寻找另一种可能？

以我的职业经验，我太知道语言具有欺骗性。可我仍在这里。为什么？我问自己。在这里我忽然不了解别人，也不了解自己。在这里我成为自己的陌生人。

在“情调咖啡室”里，有人直嚷嚷“有没有上海宝贝跟我聊”。在一个时事类论坛聊天室，我和一个自称版主的女子(?)聊了几句，非常浮泛也非常客气，但只对她的热情和好客留下印象。在“月光下的凤尾竹”中，有人公开打情骂俏，有人为树立护花使者的形象而对别人拳脚相加，有人急吼吼要跟某个尚不知是否异性的对象做爱，有人频频送上花束、美酒、冰淇淋蛋筒、煎鸡蛋，让它们像礼花一样在屏上迸放。

好奇心完蛋了，我退出。退出时我经过大厅，那里依然安静，那些热闹的房间重又隐在幽暗中，而我已知道它们在——就像电脑动画经常展示的那样，只要你开始了，就会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向前去，止也止不住地，向那些纵横的、弯曲的、方向不同的管道深入，没完没了，让你以为自己无处不可达。

我想起刚看过的一部电影《大开眼戒》。在一个迷乱的深夜，汤姆·克鲁斯扮演的那个医生不愿回家，只想去一个刺激的地方。他不想面对陌生人似的妻子，或归根结蒂他是想逃避自己内心某些可怕的角落。他穿上黑斗篷，戴上有墨镜和金色扁嘴唇的面具，来到一个诡异而幽暗的大厅。对了，那



大厅正像这里，我正是那个医生，我看见厅里所有人都戴面具，他们正集体参与一个无声的、狂乱的、惊世骇俗的游戏，旁若无人。我心中惶恐却仍然走近，看着他们，因我也戴着面具，与他们的相差无几，尽管我未被邀请是私自闯入。不，我被邀请了，我已经注册，有口令或密码，这是个开放的俱乐部。所以我没像医生那样受到威胁，也没被赶出去。所有人的面具都很结实，网络使所有人既身处其中，又有隔岸观火般的安全。

游戏的时代来临了？也许。有人已在纸媒上预言。网络好像正预演这个时代。有多少以“游戏”冠名或不冠名的“天使”、“魔鬼”、“公主”、“王子”、“浪人”在网上来往啊，聊天只是演习之一。

聊天。这又是谁的发明？他必定知道这时代里人心的脆弱。他知道陌生人是安全的，遥远的，虚幻的，不具伤害力的，至少在网上如此。陌生人，他是个符号也好，是个骗子也好，他毕竟在此刻存在，对另一人的喜怒哀乐作即时反应，暂时消解了对方的寂寞。

陌生人，这么多，渴望和脆弱这么多。是因为对自由、温暖、黑夜、世界的渴望太甚，而个人太渺小？

我想。我带着最后的网名“想”彻底退出。这时我特别想离开电脑，到屋外吸一口新鲜空气，和随便哪个不认识却看得见的人说话，哪怕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也好。她颤巍巍的声音，她脸上纵横的皱纹，将使我感到这世界的实在。

但那同样是陌生的。世界很大，大到我穷尽一生也无法看清。永远有陌生人站在世界的各处，明处或者暗处，说不同的话，以不同的表情，做不同的事情，过不同的生活，

有不同的眼睛和大脑。人类的秘密层出不穷，世界因他们而奇异。

他们和我的关系，就像是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和我的关系一样。我每每遇到他们，都会有这样的臆想：他们是这个世界派到我面前的神秘使者。

我看到他们了。他们从电脑屏幕的反光里走来。从我记忆的深处。一个一个或三三两两。我听到逼真的咳嗽声了。哦不，是一个陌生人在网上请求交谈。我拒绝，这人就再咳嗽，并一次次附言：“为什么？”“世界不是陌生人构成的吗？”“请理解一个陌生人在夜晚的孤独。”哦，我见过的陌生人，从来没有说他们孤独，他们存在于自己的人生里，只是碰巧与我照面。

他们敲打我的记忆，不是用电子模拟的咳嗽信号，是用他们清晰或模糊的形象。我不禁想对他们，也对那时的我自己说——

你好啊

同样不用标点符号，因为语义各不同。

# 目录



那些陌生的使者(序)  
陌生人时代的想(又序)

## A

男医生 / 2  
我幼年时代的保姆 / 5  
蓝色青蛙 / 9  
楼下的姐姐 / 12

## B

艳丽女生 / 18  
长波浪头发的女人 / 24  
“女大王” / 27  
讲台上的演员 / 32

## C

造反派头目 / 38  
双胞胎 / 43  
偷书的男孩 / 46  
美丽而惊恐的眼睛 / 50  
男朋友 / 53

## D

“韩英” / 61  
列维坦油画风 / 64  
广阔 / 67  
在棉花上跳舞的男人 / 72  
“先生” / 76  
周文王的子孙 / 79  
晒太阳的人 / 82

## E

名门闺秀 / 86  
温暖 / 91  
幽暗中哭泣的女人 / 93  
小城公主 / 98  
革命女教师 / 102  
黑水中的女孩 / 109

## F

拥挤的人群 / 115  
金玉良言 / 118  
非恋情 / 120  
某主管 / 127  
老人 / 130



## G

- 最美的女人 /133  
基诺山王子 /139  
快乐小和尚 /143  
布朗山的上海人 /146  
布朗 /150

## H

- 开往东北的火车 /155  
小街尽头 /161  
不是我不明白 /166  
投稿的人 /176  
业余学者 /179  
高楼女子 /186  
幽暗的医院走廊里 /196

## I

- 垂死的人 /201  
男医生，女医生 /205  
告别之地 /209

## J

- 日本人肖像 /216  
富士山下的女服务生 /225

## K

- 青铜器捐赠者 /229  
旧瓷器店老板 /235  
老夫人 /23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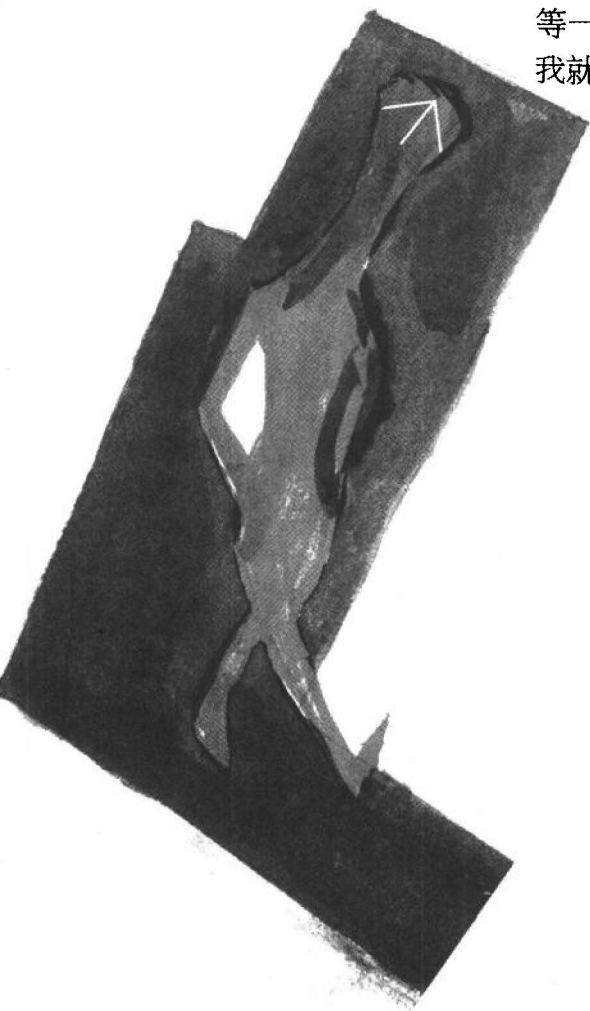
## L

- 两个外国青年、一个中国  
女孩及其他 /244  
被救助的人 /258  
独自远行的女孩 /265  
勇敢的心 /273  
商厦前 /284

世界仍在远处(跋)

# A

在看魔术表演时  
我总是等着  
等一只手从里面捅破这层白纸  
我就这样等着——



# 男 医 生

我 刚出生时，肯定只熟悉我母亲，她子宫里羊水的温度，乳汁的味道，身体的气息，注视的温暖。除此之外，所有人对我都陌生。我只会以某人探视的频率、说话的亲切度和抱我的次数来辨识其他亲人，譬如，我父亲，我祖母。一个婴儿对这个世界，在潜意识里该怀有多大的陌生感和恐惧感。

我母亲仿佛知道这些。她总是尽可能地保护我，安慰我。在我满周岁时，她医院里的同事跑来看我——据说，那天我喝足了奶，正美美地睡着，脸上红扑扑的——我被这些人吵醒，睁开眼睛看到黑压压一片人头，马上大哭。母亲说，“你哭起来真是没完，好不容易哄住了，旁边有个男医生却说，看这水眼睛，将来会迷倒多少人！我马上把你抱开了。”

一直到我很大了，母亲仍不止一次地向我提起这件

事。有时，她的语气中带了一点嗔怪，有时却像沉浸在幽深的往事中，仿佛她正向那个男医生走去。那个男医生穿了一件白大褂，却没有五官，没有身高，只有被转述的这一句话，孤零零地在空中飘荡。男医生是多么奇怪。

母亲必认为男医生的话里含了不好的意思，所以把我抱开。母亲所认为的不好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她历来是一个柔弱的女人，观念传统，一个贤妻良母。

也许这是母亲对我的一种暗示？要我知道我小时候是可爱的，我用不着在陌生人面前自卑或者害怕，要碰到不好的人我可以躲开？男医生后面于是有一个大黑洞出现，那是危险的，但可以规避。

现在我疑心那个男医生的话是冲着我母亲说的。我母亲活着时眼睛很美，当她老了，默默地看着我时，我总觉得这眼睛里的忧伤会杀了我，也杀了她自己。在她年轻的时候，穿着一件白大褂在医院里走来走去时，她身边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？不只是忧伤吧。我却不可能知道了。

我曾问母亲，那个男医生是怎样的人。母亲说那人医术很好，但看到女人就走不动了，就会胡说一气。

在母亲中年时写的自传中，写到我出生前后她所在的医院里发生的一件事。医院院长是个医术高明的医师，已有家室，又和一个年轻护士恋爱，这事被一个管账的先生知道了，这人硬要护士离开医院，护士遂服安眠药自杀了。管账人因这事被押送法院。不久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运动开始，大家发现这管账人还有账目不清、公私不分的问题，就从法院把他“请”回来再批斗。至于院长，母亲认为他的医术和医德都令人佩服，可是，除了他的个人生活“不够好”之外，他也曾刁难母亲的辞职，嘴上同意，却迟迟不给她开离职证明，三

3

陌  
生  
人  
过  
去  
现  
在  
时

番两次约好了又走掉，害得她来来回回地找他，最后在医院附近一个汽车站的小行李房里找到他，他才慢吞吞写下了这个证明。

母亲不擅文字表达，对医院里的事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也许并不很清楚，这件事写得含糊不清。但她写下它必有自己的理由。这个和女人纠缠不清的院长，就是那个喜欢胡说一气的男医生吗？这是个永远的谜。在这个故事里，一个女人死去了，她死的动机不明；另一个女人要离开医院，却历尽曲折，那为难她的人动机不明；一个男人逼迫一个女人离开医院，同样是动机不明；而另一个男人虽然能尽心尽力医治病人，却难以医治自己。

也许这仍然不是事情的全部。人心，人性，秘密的欲望或黑暗的角落，也许永远杂草丛生。男医生后面，不再是一个黑洞了，而是一片茫茫夜色。

多年后母亲死去，可以说就死在这片夜色中，虽然那里早没有什么男医生了，甚至，没有任何陌生人。

我就在这夜色中走着，希望可以看到曙光。



# 我幼年时代的保姆

一个面孔陌生的女人在我家里走来走去，说着古怪的口音，腰很粗，手臂膀也粗。这样的臂膀可以把我一子拎起来，卡住我的腰，从三楼拎到二楼吃饭，又从二楼拎到三楼睡觉。然后，她腾腾腾的脚步声就一路响下去，响到底楼，那里有一个公用厨房，她必是在那里做饭，洗衣，再把做好的饭菜端到二楼，把洗好的衣物晾到二楼和三楼之间的晒台上。

我记不清她的脸。过一段时间她就消失，然后，换了一个新面孔，同样的腾腾腾，同样的臂膀有力。

把我的脚按在热水里洗的好像是同一双手。一边洗一边说“烫小鲫鱼喽！烫小鲫鱼喽”的，好像也是同一个噪音，同一种热烈。

她身上有暖暖的汗水味，麻麻的肥皂味，香香的油盐味。她抱着我来到弄堂口，我们一起看马路。她对着

5



陌生人过去现在时